

一个起源于香坊的动人传奇
一部哈尔滨开埠的百年史诗

刘镛 金镛◎著

田家烧锅

下

哈尔滨开埠纪事

长篇
小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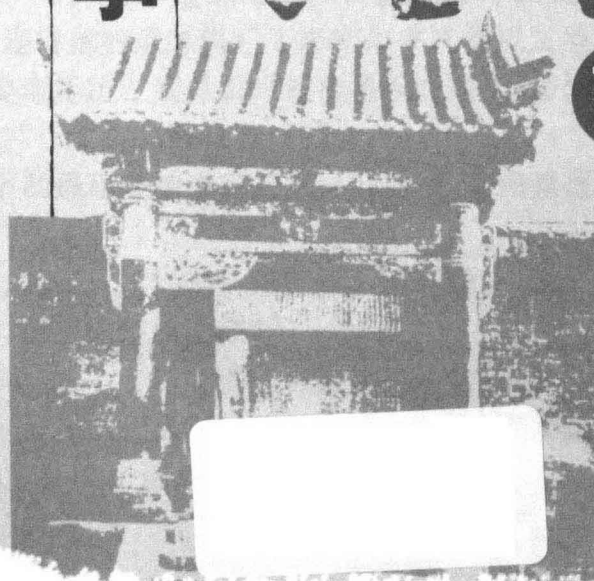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刘镛金镛◎著

田家烧锅

下

哈尔滨开埠纪事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田家烧锅：哈尔滨开埠纪事 / 刘镒, 金镒著. — 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 - 7 - 5034 - 4418 - 0

I. ①田… II. ①刘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5996 号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60.5 字数：1080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99.0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这天是清明,韩青柏和孙子韩文辉走出家门,向东望去,通天街上行人络绎不绝,许多人家全家出动,人们都是去陵园祭奠于先生和为田家烧锅作出贡献的人。韩子厚和田冬梅去奉天还没回来,韩青柏决定先带孙子去祭扫。

二十天前,同心会领事议事,林抒云提出扩大枪队,以备不测,领事们一致同意再买十条枪。韩青柏去找于思南,想通过他在吉林机械厂的朋友办这件事。于思南头摇得像拨浪鼓,说好钢得用在刀刃上,这么点儿小事不能去劳烦这个人。于青鲲媳妇戴红珠说她哥哥戴宏图在盛京将军府做事,结交的人也多,一定能弄到枪,正好她还想去奉天看女儿。这样,于青鲲夫妇陪同韩子厚夫妇去了奉天,半个多月了还没回来,不知道能不能办成这件事。

走上通天街,韩文辉突然问:“爷爷,你知不知道,是谁给这条街起了这个名字?意义可真是深远,走在街上心里也敞亮。”

“我只知道,于先生过世以后,这条街才有这个名字,具体是谁先说的,大家也记不清了,都觉着这个名字好,就这么叫开了。”韩青柏嘴里回答孙子的问话,心里在计算着儿子的行程。

走了几步,韩文辉又说:“爷爷,听说于先生去世那会儿,天上电闪雷鸣,还出现了一条五爪金龙,是真的吗?”

韩青柏沉吟片刻,回答说:“我听你于家表姥爷说过,当时他在屋里,没有亲眼看到,可外面的人都这么说,想必是真的。”过了会儿,又说,“天有异象也许不全是巧合。”

韩文辉细细品味着这句话,感到这里面也不全是迷信。他今年刚刚十八岁,还在学馆听林抒云讲学。林先生讲过精神的外化,或许这就是外化现象吧?天上不见得真出现了龙,那是人们精神的投射。

正这样想着,听见身后有脚步声,韩文辉回头一看,是林抒云和于青凤,急忙回身向两位先生问候。韩青柏回过身来说:“怎么……”

于青凤明白韩青柏的意思,急忙说:“啊,早晨我在家照看孩子,两个儿子和儿媳都来过了。”她问韩青柏,“子厚他俩还没回来?”

“没有。”韩青柏摇摇头，“我也正盘算着，按理说也该回来了，可别出什么岔头。”

“不会，大伯，戴宏图办事一向谨慎，也许不大顺手，耽搁几天。”林抒云安慰着韩青柏，其实他心里也很焦急。

林抒云和韩青柏边走边聊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陵园门前。望着祠堂和陵园，韩青柏心情忽然凝重起来，感到胸口发闷，呼吸也有些艰难。他停下脚步，叫林抒云、于青凤先进去，说他有些累，要在门口歇会儿。

韩青柏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想起于思源多次说起于先生的遗言，想起半年前于思源临终说的话，想起丧权辱国的《瑛珲条约》和这几十年间发生的事……

韩文辉站在韩青柏身后，不敢去打扰爷爷，仔细观察着陵园。这里他来过不少次了，可从来没有这样认真看过。这座陵园方方正正，从山上一直铺展到坡底，最高处绿树如拱，守护着于先生高高隆起的陵墓，近处浓荫如盖，耸立着一座威严肃穆的殿堂。收回目光，迎面是五尺高的砖石围墙，正中朱檐瓦顶下两扇厚重的红漆拱门，门上六十五颗铜钉颗颗明亮，象征于先生在田家烧锅六十五年的历程，门侧有一副楹联，前面有一对石兽护卫。听说那楹联是酒坊已故老田掌柜苦苦思索几天拟写出来的，上联是“保障一方功昭百姓”，下联是“兴隆四序德被千人”。

向门内望去，几十株高大遒劲的老榆树，营造出一种苍凉凝重的氛围，进门是一条八尺宽的青砖路，不远处矗立一个雕刻精细的牌坊，上书“千秋万世”四个大字。透过牌坊可以看到祠堂。祠堂坐落在五尺多高的平台上，台边环绕着青石栏杆。从地面到平台有两层台阶，每层九级，中间一个缓台。祠堂是一座高大的重檐歇山式建筑，两层屋檐间立着一块匾额，上书“同心祠堂”。

祠堂里面的情形，想也想得出来，正中筑起一个四周雕刻着云形花纹的台基，摆放着一块夔形石，这块夔形石和于家祖传的玉佩一模一样，是当年从井里打捞出来的，上面镌刻着“同心共济”四个篆书大字。这块石头有一个神异的传说，韩文辉打听过，当年的老人都已经过世了，在世的人谁也说不清。但韩文辉知道，把这块石头立在这里，是要时时告诫后人，不要忘记前人的功德。

想到这里，韩青柏已经站起身来，韩文辉随爷爷向祠堂里走去。

祠堂里香烟缭绕，井家奶奶在侍奉香火。井家奶奶叫邵春梅，她是井泉

生的老伴，铁柱的儿媳妇。于先生和韩晴儿过世后，铁柱就和老伴儿来这里守候两位老人，铁柱和老伴儿老死在这里，也葬进了陵园，几年前，井泉生安排完家事，和邵春梅一起来这里接替父母。望见这个老奶奶，韩文辉不由得从心底捧出两个字：忠诚。

人们在依次祭拜，韩青柏和韩文辉恭恭敬敬地上了香火。韩青柏询问邵春梅，在这里住得怎样？邵春梅说：“韩会长你就放心吧，我和泉生在这里比在家还好。”

韩青柏由衷地说：“于家的亲属，就我和于思南年长了，你们在这里陪伴二位老人，我们怎么能不管不问？”

邵春梅回答：“这不光是于家的事，也是全体村民的事，兰涛常来看看就行了，你多想想村民的事更要紧。”

韩青柏听出了话里的分量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走出后门，园中已经洋溢着春意，树下草坪隐隐透出新绿，映衬得几树梅花更加鲜艳夺目。远远望去，坡上于先生的墓冢仿佛也开满了鲜花，走到近前才看清，那是祭扫的人们放上去的纸花，相比之下，于思源墓上的花就少多了。韩青柏后悔还没有村民想得周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怎么忘了扎些花带来？”

韩文辉在一旁说：“爷爷，我准备下了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三个小小的花圈，拿起两个高高举起，庄重地摆放在于怀祖、于思源坟上。韩文辉发现，两座坟上都绽放着两圈鹅黄色的迎春花，不，确切地说，都有一个迎春花盘成的花环，惊异地说：“是谁这么有心计？”

正在清扫甬道的井泉生抬头看看，也感到很奇怪，他说：“于思南一家来过，于青鹏来过，林先生和于青凤也来了，可他们都是拿的花，没见放这个呀？”

韩青柏也感到疑惑，迎春花近处是找不到的，不是家里人，谁会特意去山里采来编成花环呢？

过了会，井泉生取来两把笤帚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，“方才田光一家来了，田野的儿子田雨时也在里面，大半是他们放上去的。”

这就对了。韩青柏记得武馆后园有迎春花，这个花环一定是田雨时编的，田雨时对于先生和于思源有这般心意，他对于家人感到欣慰。

韩青柏和韩文辉从井泉生手里接过笤帚，两人把陵墓周围清扫了一遍，又来到韩青柏老伴坟前。韩青柏借来一把锹，把老伴坟头的土块打碎，平了

平,眼睛不觉模糊了。老伴早年就有头晕的毛病,说犯病就像头给什么箍住了,他以为不是什么大病,一直没怎么在意。老伴走得太突然,他连点精神准备都没有。那是头年入冬一天下晌,老伴和一个收皮货的上点火,说迷糊得厉害。他扶老伴去炕上躺着,躺下不多会儿就不行了,等把于思源找来,老伴已经咽了气。韩文辉把第三个花圈摆在奶奶坟上,扫过墓,在墓前默默站了一会儿,扭头看见爷爷眼角溢出泪水。

祖孙两人出了陵园,见一群人围在对面路旁,年轻人好奇心强,韩文辉走过去看。韩青柏见林抒云和于青凤也在人群里,就跟了过去,见是一个须发皆白的道士在路边测字,旁边围了一大群人。韩青柏不认识这个道士,林抒云认出是三十多年前为他指路的那位道长,一年前还见过,却不明白他为什么来这里测字。

这时,一个人手持一枚顺治年的铜钱放在地上,指着钱上的“顺”字问婚姻,道士说:“必成,况已成矣。”那人问他怎么知道。道士说:“钱乃团圆之物,外圆内方,地天交泰之义也。倒指顺字,可谓手到即顺也。”

又有一个年轻人写了个“也”字问财运,道士摇摇头说:“求财无望。”那人问为什么,道士回答:“地无土难栽栖鸟树,池无水怎养化龙鱼?”那人讪讪地朝西去了,道士望着他脊背说:“‘他’字无人即是‘也’,若一心求财,恐怕连人也没了。”

那个年轻人走时和韩青柏打了个照面,韩青柏觉得他长得很像当年的钱万金。当年悭吝、贪婪的钱万金从外地弄来罂粟种子,撺掇了几十家农户和他一起在偏远地片种植,同心会发现后,召集大会痛诉鸦片罪恶,钱万金执迷不悟,割鸦片时被落地雷劈死了。钱万金死后,他儿子钱满贵和一些人不肯放弃罂粟种植,于思源设下计谋让于怀祖显灵,把他吓得逃出了田家烧锅。后来他在阿勒楚喀开设烟馆,于青溟和田家少爷因此受害,田少爷还染上了毒瘾,激怒了田冬梅,和儿子砸了烟馆,烧了鸦片,后来把他赶出了阿勒楚喀。

这人竟然长得和钱万金这样像,莫非是他孙子?韩青柏正想着,又见一个人用树枝写了个“村”字问前程。那个道士说:“木以长为贵,一寸之木能为何用?”说着拿起写字那截树枝横握在手里。那人惊异地说:“怎么?连我做什么你也知道?”道士笑笑说:“你不要为此短了志气,凡事皆在人为,方寸之木可以使之高于岑楼。”那人走后,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,一个人问:“那人到底是干什么的,怎么说道士猜出来了?”另一个人说:“你没见道士横握树

枝,就像拿一把剃刀吗?他是个走乡串户的剃头匠。”

韩文辉听了很感兴趣,想试试道士说的是不是灵验,走到前面写了一个“颯”字问行人,他想问的是爹娘什么时候能回来。

那道士头也没抬便说:“风前立见,朝暮当来。”

“你说的准吗?”韩文辉不大相信。

道士说:“年轻人,今晚明早便知。”

韩文辉搔搔头,心里想,他说得这么肯定,莫非真是推算出来了?

这时,旁边一个老头也指着“颯”字问行人,想不到道士回答:“人不能来,去几时了?”

老头说:“去了有十多年了。”

道士说:“内犯玄武,外带勾陈,安得能来?交辛月当在,有意无意中得信也。”

老头听完,挤出人群就走了。有人指着他脊背小声说:“他是旗屯的,他儿子被征调去当兵,看来是回不来了。”

老人走后,又有一个人用“颯”字问行人,道士回答:“三天后至。”

韩青柏见测字的是一个杂货店掌柜,便问他:“行人是你什么亲戚?”那人说:“是伙计,到奉天进货去了。”韩青柏便问道士:“请问道长,三个人同事同字,你为什么断法不同,这是什么道理?”

道士说:“这就是玄机了!凡字出现,当观吉凶之变化,若心镜光明,无响不应。第一个年轻人问‘颯’字,适我起立,东风拂面,故用天机之发以应之。第二位问‘颯’字,是问事过端面濡毫,故从字推人来必迟。而第三位再问‘颯’字,我说三天到,是因为三天后逢辛。”

韩青柏听他说得有些道理,有些易理在里面,便写了一个“磨”字问此地风水。道士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‘歷’字头、‘磐’字尾,历年悠久如磐之安,几十年里人财两旺。”

韩青柏听了感到像是在恭维,笑着说:“磨是消磨之磨,磨难之磨,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,请直言无妨。”

不料道士正色说道:“王公贵卿,我视之如平人,又怎么敢取媚于你?据所书之字测所问之事,不过言其理之如是。”

韩青柏说:“既然是这样,道长能不能说得细些。”

道士说:“上面一点居上,便是墓主,下边石字乃众人所立之碑,林为树木。林上厂边,是说不仅后人兴旺发达,也会福荫乡里。”

韩青柏颇有感慨地说：“我写了一个不好的字你却测得很祥瑞，看来奇门相反的道理确实是有啊。”

道士边站起来边说：“你以为消磨之磨，就不吉利。难道写一个仙字便能成仙，写一个鬼字就能见鬼吗？”说罢起身要走。

于青凤见了，忙说：“道长不要忙着走，请再为我测一个‘青’字怎样？”

道士问：“不知夫人问什么事？”

于青凤答道：“说说当下时运吧。”

道士说：“‘清’字缺水，是时运不济的预兆。”这话说得林抒云心里一惊。

不料于青凤说：“我说的是轻重的‘轻’。”

“那就更不好了，圣上临危驱车而去，岂不是要易主吗？”

于青凤心想，他说的莫非是那年英法联军入京？林抒云没有这样想，他想到了于思源临终时手里那本《推背图》，听于青凤又问：“若是顷刻的‘顷’，或者倾斜的‘倾’呢？”

“更为不吉，倾斜自不必说，只一个‘顷’字，有利刃逼在面前，不是血溅四野便是俯首称奴。”说得于青凤呆立在那里，不由得又转头看了一眼林抒云。林抒云没有看她，好像在琢磨什么。

韩文辉听出了兴趣，忍不住又说：“请道长为我测测‘人’字，也问时运。”

只听道士说：“人在口中，是个囚字，你要提防牢狱之灾。”

听见道士说出这话，韩文辉感到很晦气，觉得只是耸人听闻罢了，他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？那道士回过身来看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说：“不信也无妨，人从口出，有人会帮你躲过这一劫。”然后看了看天，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：“天狼耀目，怕是要有劫难了。”说罢转身便走。

听到最后这句话，林抒云不觉心里一动。天狼星历来就是侵略的象征，屈原《九歌·东君》中写到“举长矢兮射天狼”，以天狼星比拟位于楚国西北的秦国，苏轼也《江城子》中写出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的词句，以天狼星比拟威胁北宋西北边境的西夏，莫非道士在提示这里将遭受外辱？转头一看，韩青柏似乎也心有所动。

道士远去了，围观的人也都散了，韩青柏还凝望着道士的背影，韩文辉扯了下他的衣襟，他才醒过神来。

回去的路上，韩文辉回想着测字的事，问道：“爷爷，你说测得能准吗？他说我爹、我娘明天就能回来。”

“或许有一定道理，当年你于家爷爷就会推算，会测字，大家都说很灵

验。”说这话时，韩青柏心不在焉，他还在想着道士说的“天狼耀目”。

韩文辉见韩青柏在想心事，小声嘀咕一句“要真能回来就好了”，便不再说什么，两人默默地走着。

韩青柏反复在心里叨念着“天狼耀目”，忽然听见对面有人和他说话：“韩会长，回来啦？”抬头一看，见是老绝户领着孙子，后面是他老伴杨柳青和儿媳妇朴美子，赶紧搭话：“是李家大哥呀，这是要去祠堂？”

“对。去给于先生上炷香，求他保佑我们一家。”

老绝户一家走过去了，韩青柏看见杨柳青，一下子又想起刚才那个年轻人，想起钱万金，杨柳青原来是钱万金的媳妇。

杨柳青是画匠杨四辈的闺女，这父女俩是黄河改道那年来的。杨四辈家世代以画为生，传到他是第四代了，他膝下无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招了个上门女婿。黄河发大水时，女婿为营救他们父女葬身黄水了。钱万金早年就来到田家烧锅，媳妇死去多年，和儿子钱满贵一起过活。他见杨柳青是个有才有貌的寡妇，就去巴结杨四辈，用甜言蜜语哄住杨四辈，娶回了杨柳青。杨柳青嫁到钱家，生下一儿一女。儿子八岁那年，钱万金引来罌粟种子，杨柳青劝他别干那缺德事，钱万金不听，被雷劈死了。第二年，于先生显灵，钱满贵不敢留在田家烧锅，偷偷卖掉土地和房子，借媳妇回娘家的名义，带孩子逃走了。杨柳青母子生活没有依靠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富巧莲出面撮合，杨柳青带儿子改嫁给老绝户，儿女改姓为李。

老绝户其实并不老，当年还不到五十岁。他姓李，娶过两房媳妇，因为没有孩子，都让他给休了，大家才叫他老绝户。后来于思源给他看病，他才知道是自己不能生育，后悔不迭，可没人肯嫁给他了。能娶回杨柳青，又捡了一儿一女，老绝户乐得合不上嘴，对他们母子百般呵护。两个孩子长大以后，女儿嫁给了李田生的儿子李万年，儿子负责给纸坊收购芦苇，娶回朝鲜姑娘朴美子。现在他成了纸坊的大工匠，所以没跟家人一起来。

看到这一家人和和美美，韩青柏不免想到，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他又想到那个年轻人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冥冥之中，他觉得年轻人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什么，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年轻人问的是“也”字，而道士最后说“‘他’字无人即是‘也’，若一心求财，恐怕连人也没了”，这仿佛是一句谶语。

回到家，韩青柏先去后院熟皮作坊，把熟好的毛皮整理出来，嘱咐孙子明天送到阿勒楚喀皮货庄，然后开始熟皮。熟皮是岳父家的祖传手艺，也是

来这里后的主要生计,这些毛皮有替人熟的,也有自己收购的。村里的猎户都把毛皮送到他这里,十里八村都知道他的价格合理,有毛皮也往这里送,生意还算红火。

做完这些,天已经擦黑了。吃过晚饭,祖孙俩便分头回房休息。

韩青柏躺到床上,手触到床边的熊皮,心里又翻腾起来。这张熊皮是去年猎获的那头白熊的皮,几个年轻人无偿送给了他。这里怎么会有白熊呢?难道也是一种征兆?韩青柏躺不住,从床上起来,鬼使神差地翻出当年砍死哥萨克那把刀。多年没有护理,刀已经生锈了,他拿过一块磨石,“哧啦哧啦”磨起来。

韩文辉听见磨刀声,走进屋来看,奇怪地说:“爷爷,你怎么想起磨刀啦?”

“也许该用到它啦。”

“这时候都用枪,谁还用刀哇!”

“你不知道,这是杀俄国人的刀。”

韩文辉似乎听出了什么,退了出去。

屋里没点灯,月光透过窗子照在钢刀上,反射出闪闪寒光。韩青柏感到很满意,仔细擦拭一番,把刀挂在床边的墙上,看看天色,躺回床上。

朦胧中,外面响起敲门声,听得出来,那是儿媳田冬梅的声音:“儿子,快来开门。”接着是孙子跑出去的声音,开门声。孙子说:“你们真回来啦?”“什么叫‘真回来了’?这不很正常吗?”是儿媳在问。孙子说:“不,道士说你们今晚明早回来。”“哪儿来的什么道士?”这是儿子的声音。孙子回答:“是在陵园门口遇见的,想不到真让他说中了。”脚步声越来越近,韩青柏起身刚点燃蜡烛,三个人就进来了。

“怎么这些天才回来?不顺利吗?”韩青柏问。

“是这么回事,”韩子厚回答,“戴宏图不愿从军械库往出弄枪,他帮我们联系黑市的人,等他们送枪,这才耽搁了几天。”

“买来就好,回房歇着吧。”

“爹,我们听到一个消息,大半不是什么好事。”韩子厚脸上挂着疑虑。

“什么消息?”

“朝廷答应俄国人在东北修铁路了。”

“什么?”韩青柏呼地站起身,床头的烛光摇曳起来。林抒云有过这样的推测,也在领事会上说过,可他不大相信,又问了句:“难道罗刹人真要来这

里修铁路了？”

韩子厚见父亲这样有些吃惊，转眼又看见墙上那把刀，更是愕然，忘了回答。田冬梅也看见了墙上挂的刀，看韩子厚还愣在那儿，回答说：“我们只是听于青鲲说的，更多的也说不清。于青鲲和戴红珠被姑娘留下了，过几天才能回来。爹，这不是什么好事吧？”

“怎么会是好事？俄国人把爪子伸进来，咱们能消停吗？”

田冬梅祈愿似的说：“但愿铁路别从咱们这里经过。”

“这就由不得咱们啦，嗨！”韩青柏重重叹了口气。

韩文辉说：“对，小林先生也讲过，沙皇一直盯着东北这块肥肉，恨不得一口吞下去。”他说的小林先生是林抒云的大儿子林浩然，这学期，林抒云安排林浩然给年轻人讲授俄国侵华史，每周讲授一次。

听孙子这么说，韩青柏意识到，林抒云潜移默化的教育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，可受教育的只是些孩子和年轻人，要让村民都有这样的认识谈何容易呀？没有身受其害，怎么会知道俄国人什么样。

“爹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回房了。”田冬梅见韩青柏沉默不语，碰了韩子厚一下。

“都回去歇着吧。”韩青柏又和儿子说，“哦，明天你和田雨时商议一下，扩大枪队吸收哪些人合适。”

韩子厚答应了一声，还想要说什么，田冬梅瞪了他一眼。韩文辉和韩子厚说：“让我也参加……”话没说完就让他娘掐一下，跟他娘出去了。

韩青柏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道士的话、年轻人的影子、修铁路的消息在脑子里转来转去。他又想到瑗琿，想到《瑗琿条约》，想到江东，一直想到前些年抓到俄国密探布恕库。或许正像林抒云推测的那样，布恕库被派到这里刺探情报，就是为修铁路做准备，看来俄国人是真要来了。

想这些的时候，韩青柏两眼死死盯着天棚，好像他仇恨的俄人在天棚上，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，他的思绪在时光的隧道里游走，走到尽头时，他闭上了眼睛。韩青柏在想，要不要明天去找林抒云，俄人要来了，同心会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。但他马上推翻了这个想法，还是等于青鲲回来吧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也不迟。想到这里，韩青柏又看一眼墙上那把刀，孙子说得对，这时候刀不顶用了，看来枪还是不够用啊。

在闺女家住了两天，于青鲲就坐不住了，和戴红珠商量快点儿回去。戴红珠看出他的焦灼，哥哥戴宏图前年听到荒信儿，就劝两家老人去奉天，老人轻易不肯离开家园。这次听到确实消息，让他们再次劝说父母，也劝说呼兰的爹娘，一起都搬到奉天来。哥哥认为俄国人修铁路要从绥芬河修到呼伦贝尔，横跨吉林、黑龙江，很可能经过阿勒楚喀和呼兰，绝不会修到盛京，奉天肯定很安全。戴红珠也想让老人们快点搬过来，不顾女儿挽留，答应第二天就回去。

这些年来，特别是女儿嫁到奉天以后，于青鲲和戴宏图没断了来往。听到修筑中东铁路的确实消息，他不只是急于回去劝说老人，况且他明明知道，前年没劝动，今年也是同样，爹娘死也不会离开田家烧锅，他急的是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林抒云和韩青柏，让同心会及早做好准备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于青鲲和戴红珠就上路了，他们坐的是自家的马车。这辆马车是于青鲲按照西方人的马车改造的，前面加了两个小轮子，车轴上安了弹簧，上面是一个帆布棚，走起来平稳，坐上去舒适。

于青鲲坐在车前的位子上，赶着马车很快出了城。树木枝条吐出了新绿，杨柳在春风里摇曳，清澈的溪流欢快地流淌着，溪水绿得发蓝，小草悄悄探出了头，远远望去，枯黄中隐隐透出嫩绿，一阵风吹过，送来春草清馨的芬芳。戴红珠忍不住说：“你看，这景致多有生气，多有诗意呀。”

“有什么好的，年年不都这样吗？”于青鲲没心情欣赏景致，他在回忆着那天去戴宏图家的情形。

来到奉天，戴红珠和女儿一见面就说：“坐了六天马车，再舒服也累得不行，要是有了火车就好了。”女儿说：“娘，你别急，咱们那儿就要修铁路啦。”于青鲲赶紧问：“修铁路？你听谁说的？”女儿回答：“不少人这么说，俄国要帮咱们修铁路。”“俄国？”于青鲲眉头顿时拧成一个疙瘩，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安排完买枪的事，他决定把这事弄清楚。

那天他去戴宏图家，大舅哥正和一个朋友喝酒，两人一边喝酒，一边嬉笑怒骂谈论着什么。戴宏图见于青鲲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叫他一起坐下喝酒，介绍他和朋友相互认识。于青鲲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打断了你们的雅兴，不知两

位大哥在议论什么,要没什么妨碍,还是接着聊吧。”

那人笑着说:“没什么正经事,我前些天去了一趟京城,听到些李鸿章的逸闻,说出来当下酒菜了。”

于青鲲说:“那一定很有趣,你接着说吧。”

戴宏图也鼓励朋友说下去,他就兴致勃勃地讲起来:“中日战争战败了,又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,李鸿章觉得很没面子,经常闭门不出。看他这副样子,西太后派他去周游列国,联络感情,流传出许多逸闻。据说他到英国时,在老朋友戈登的纪念碑前献了花圈,戈登的妹妹出于礼貌,送给他一只名犬,特意告诉他,这只爱犬在赛狗会上得过大奖。过了几天,戈登的妹妹接到了李鸿章的感谢信,信上说,夫人赠我爱犬,我十分感激,只是我年纪太大,牙口不好,不能多吃,为了表达对夫人的感谢,我还是吃了一点,果然是天下美味。”

听到这里,于青鲲不禁哑然失笑,为这位朝廷大员感到悲哀。

那人接着又说:“这样的事还很多,不过他也有聪明的时候。有一次,他去外国使馆赴宴,饭后摆上一盘冰激凌,他看见冰激凌冒着气,以为是热东西,用嘴去吹,吃了一口,冰得牙根发凉,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,外国人忍不住笑起来。李鸿章装作不在意,说作为答谢,明天要回请大家吃中餐。第二天外国人来赴宴,吃了一会儿,上来一锅汤,外国人以为是凉汤,你一口我一口喝起来,结果都被烫得说不出话。原来上面是厚厚的一层油,油下面是滚烫的汤,李鸿章这样安排,是对嘲讽的报复。”

戴宏图听了这段逸闻,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这时,戴宏图夫人端上一盆烩菜,说:“都不是外人,来不及做了,吃点剩菜吧。”

戴宏图那个朋友看着烩菜笑了。夫人说:“让你见笑了,是不是以为嫂子小气?”

那人急忙说:“不,嫂子,是我想起一段故事。”说着,他便讲起来:“有一次,李鸿章备宴回请洋人,成套的席面在花厅里摆开,酒过一巡又一巡,菜上一道又一道,吃了几个时辰,洋人还是不肯下桌。总管伏在李鸿章耳边低声说,中堂大人,菜吃完了,这可怎么办?李鸿章略一思索,告诉总管把撤下去的残菜热一热,用大盆装着端上来。不一会儿,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菜端上来了,洋人纷纷拿起筷子,都说好吃极了。一个洋人说,中堂大人,你们中国有个奇怪的习惯,总把好吃的放在最后,这个菜叫什么名字?李鸿章一时想不出恰当的名字,只好说‘好吃多吃’,谁知歪打正着,汉语‘好吃多吃’与英语

的‘杂’发音相近。从此以后,这道菜在洋人那里成了一道名菜,叫‘李鸿章杂烩’。”

听到这里,戴宏图夫人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说:“他倒是挺能糊弄洋人。”

那人说:“要真说起来,李鸿章也很机敏,他在接受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独家采访的时候,人家问他是不是赞成妇女接受教育,这让他很尴尬,可他巧妙回答说,在我们清国,女孩子是在家里请女教师提供教育,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这样。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,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不同。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,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引入到国内。”

“他可真够狡猾的。”戴宏图夫人说。

“不,他也有下不来台的时候,据说在德国期间,李鸿章拜会了德国前首相俾斯麦,交谈中,他说自己被西方人称为‘东方的俾斯麦’,俾斯麦笑着说,可我没有希望成为‘西方的李鸿章’啊!这不是绝大的讽刺吗?”

“真够丢人的,我都替他害臊。”戴宏图夫人说着出去了。

那人兴致未减,继续说下去:“正因为这样,国人还给他编了个笑话。说俾斯麦对中国箭术十分好奇,想看看箭术是什么样,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,派人表演步箭和马箭。表演结束,卫队长报告说,总共发射了一百支箭,九十九支都在靶上,少了一支。过了一会儿,卫队长又报告说,射手二十个人,现在只有十九个。于是俾斯麦派人去找,发现这个射手头上中箭躺在地上,他被别的射手误伤了,箭正好穿过两边的太阳穴。李鸿章立即命人给射手治疗,外科医生把太阳穴两边的箭锯掉,说已经治好了。李鸿章生气地问,脑子里的箭怎么办?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,大人可以让他找内科医生。李鸿章说,他都不能站起来,怎么找医生?外科医生说,大人吩咐的事,谁敢不服从?于是,李鸿章命令道,你给我站起来!那个射手果然站了起来,去找内科医生了。俾斯麦觉得十分惊奇,问李鸿章,什么力量竟然让这个士兵站起来了?李鸿章得意地说,这就是中国军人的服从精神,他们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。俾斯麦听了,佩服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”

听了这个笑话,谁也乐不出来了,都在为国人感到悲哀。沉闷了半晌,于青鲲问戴宏图:“说到李鸿章,记得你去年说起过,俄国要通过他在东北借地修路,他后来是不是答应了?”

戴宏图摇摇头回答:“这可说不清,后来和俄国签约的是驻俄大使许景澄。”

“看来是真有这回事了，你能不能说详细点？”

戴宏图沉吟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前年不和你说过吗？早在决定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时候，俄国就有这个打算了，两年前，他们还私自派人到东北勘察过。”他似乎感到很压抑，语气也沉重起来，“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，俄国装出一副仁慈的样子，趁机提出向中国贷款，接着就成立了道胜银行。在俄国勾引下，清廷拨出库平银五百万两，加入道胜银行，占全部资本的百分之七十。去年九月，许景澄代表朝廷，和俄国签订了《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》，章程规定，俄国对中东铁路有建筑权和经营权，委派华俄道胜银行承办。还规定，中国提供筑路地面‘不纳地价’，铁轨宽度、行车规章和俄国国内铁路相同，俄国有权免费运兵，利用铁路运往俄国的货物一概免税。铁路股票属中俄两国商民，期限是八十年，八十年后，铁路归还中国；从通车那天算起，三十六年后，中国有权‘给价收回’。”

“八十年？这不纯粹是鬼话吗！”于青鲲很激愤。

“是啊，今年年初，中东铁路公司送来了拟定线路，这条铁路要从呼伦贝尔北入境，经过兴安岭，顺雅尔河到齐齐哈尔，过嫩江到呼兰城，跨过松花江到阿拉楚喀地界，溯蚂蚁河到宁古塔，从绥芬河北面出境，这等于把黑龙江和吉林都给卖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戴宏图停了会儿，和于青鲲商量说，“我看你们还是搬到奉天来吧，你们来了，我爹也能答应来。”

于青鲲摇摇头说：“我爹早就打定了主意，我也不想来。再说了，这里也不见得安稳，林先生分析过，俄人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，肯定另有居心，他们要是霸占了辽东，就会把铁路修到旅顺口，那样的话，别说是奉天，整个东北都成了沙俄的盘中餐。”

“真会这样吗？”戴宏图那个朋友毕竟年纪小些，没想到这一层。

“难保不是这样，”戴宏图回答，“林先生目光很长远，他对甲午战争的预料，后来果然应验了。”

“嗨！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朝廷软弱，有什么办法？”那人一仰脖，把一杯酒都倒进嘴里。

后来的事不说也猜得出，三个人都喝醉了。

想到这里，于青鲲紧挥了几鞭子，马扬起四蹄跑起来。戴红珠在后面喊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什么时候也没见你这样。”

六天的路五天就赶回来了，天没黑马车就进了院。于青鲲连车也没顾不上卸，穿过垂花门直奔上房，家人正在吃饭。

富巧莲见他们进来,说:“回来啦?正好,快洗把脸过来吃饭吧。”

于思南张口就问:“俄国要在这修铁路传扬两年了,听说这回变成真事了,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”

“爹,你知道了?”于青鲲没想到消息会这么快。

富巧莲解释说:“田雨时听韩子厚说了,他告诉了你小舅,你小舅来问你们回没回来,说了这事。”富巧莲说的小舅是田光,田光是富巧莲同母异父弟弟。

于青鲲对于思南说:“你先吃饭吧,说了你该吃不下饭了,再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。”

“吃就吃。”于思南往嘴里扒拉了两口。

于波夫说:“太爷爷,你别噎着,你不说吃要有吃相吗?”于波夫是于若迪和茱莉亚的儿子,生下来就是卷曲的黄头发,一双大大的褐色眼睛,于若迪看儿子像茱莉亚,给儿子起了个外国名。

于波夫这一句话把于思南逗乐了,嘴里的饭差点喷出来。

这顿饭谁也没吃多少,刚撂下筷子,于波夫听见窗外有人叫,出去玩了。茱莉亚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:“修铁路有什么不好,怎么连饭也不吃了?”

“不懂的事你别乱说。”于若迪顶了她一句。

“有什么不懂?修铁路本来就是好事嘛。”茱莉亚不服气地回了一句。

于若迪瞪她一眼,要说什么,于思南拦住孙子说:“行了,别吵了,让你爹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这一句话,于若迪和茱莉亚都静下来,眼睛看着于青鲲。

“爹,日本人要霸占旅大的时候,俄国人出来阻挠,这事儿你知道吧?”于青鲲先说了这么一嘴。

于思南说:“这我知道,日本人张开大嘴的时候,抒云就料到俄国人不会袖手旁观,后来俄国果然出面了。可这是他们不想让日本独吞辽东,难道和修铁路也有关系?”

“按这个思路想下去,肯定有关系。”于青鲲说,“我从林先生的话里听出来,或许那时候俄国人就有了修铁路的打算,还预谋把铁路也修到旅大去,那可就把整个东北都控制起来了。”

听儿子这么说,于思南感到了事态的严重,他问:“这么说,这事是李鸿章干的?”在于思南心里,李鸿章是最大的卖国贼,坏事都是他干的。

“不。”于青鲲摇摇头,“我也这么想过,可这次和俄人签订修路章程的是